

二月二，龙抬头。

暮色里，小镇名叫泥瓶巷的僻静地方，有位孤苦伶仃的清瘦少年，此时他正按照习俗，一手持蜡烛，一手持桃枝，照耀房梁、墙壁、木床等处，用桃枝敲敲打打，试图借此驱赶蛇蝎、蜈蚣等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是这座小镇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话：二月二，烛照梁，桃打墙，人间蛇虫无处藏。

少年姓陈，名平安，爹娘早逝。小镇的瓷器极负盛名，本朝开国以来，就担当起“奉诏监烧献陵祭器”的重任，有朝廷官员常年驻扎此地，监理官窑事务。无依无靠的少年，很早就当起了烧瓷的窑匠，起先只能做些杂事粗活，跟着一个脾气糟糕的半路师傅，辛苦熬了几年，刚刚琢磨到一点烧瓷的门道，结果世事无常，小镇突然失去了官窑造办这张护身符，小镇周边数十座形若卧龙的窑炉，一夜之间全部被官府勒令关闭熄火。

陈平安放下新折的那根桃枝，吹灭蜡烛，走出屋子后，坐在台阶上，仰头望去，星空璀璨。

少年至今仍然清晰记得，那个只肯认自己做半个徒弟的老师傅，姓姚，在去年暮秋时分的清晨，被人发现坐在一张小竹椅子上，正对着窑头方向，闭眼了。

不过如姚老头这般钻牛角尖的人，终究少数。

世世代代都只会烧瓷一事的小镇匠人，既不敢僭越烧制贡品官窑，也不敢将库藏瓷器私自贩卖给百姓，只得纷纷另谋出路，十四岁的陈平安也被扫地出门，回到泥瓶巷后，继续守着这栋早已破败不堪的老宅，差不多是家徒四壁的惨淡场景，便是陈平安想要当败家子，也无从下手。

当了一段时间飘来荡去的孤魂野鬼，少年实在找不到挣钱的营生，靠着那点微薄积蓄，少年勉强填饱肚子，前几天听说几条街外的骑龙巷，来了个姓阮的外乡老铁匠，对外宣称要收七八个打铁的学徒，不给工钱，但管饭，陈平安就赶紧跑去碰运气，不曾想老人只是斜瞥了他一眼，就把他拒之门外，当时陈平安就纳闷，难道打铁这门活计，不是看臂力大小，而是看面相好坏？

要知道陈平安虽然看着孱弱，但力气不容小觑，这是少年那些年烧瓷拉坯锻炼出来的身体底子，除此之外，陈平安还跟着姓姚的老人，跑遍了小镇方圆百里的山山水水，尝遍了四周各种土壤的滋味，任劳任怨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愿意做，毫不拖泥带水。可惜老姚始终不喜欢陈平安，嫌弃少年没有悟性，是榆木疙瘩不开窍，远远不如大徒弟刘羡阳，这也怪不得老人偏心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例如同样是枯燥乏味的拉坯，刘羡阳短短半年的功力，就抵得上陈平安辛苦三年的水准。

虽然这辈子都未必用得着这门手艺，但陈平安仍是像以往一般，闭上眼睛，想象自己身前搁置有青石板和轱辘车，开始练习拉坯，熟能生巧。

大概每过一刻钟，少年就会歇息稍许时分，抖抖手腕，如此循环反复，直到整个人彻底精疲力尽，陈平安这才起身，一边在院中散步，一边缓缓舒展筋骨。从来没有人教过陈平安这些，是他自己瞎琢磨出来的门道。

天地间原本万籁寂静，陈平安听到一声刺耳的讥讽笑声，停下脚步，果不其然，看到那个同龄人蹲在墙头上，咧着嘴，毫不掩饰他的鄙夷神 sè。

此人是陈平安的老邻居，据说更是前任监造大人的私生子，那位大人唯恐清流非议、言官弹劾，最后孤身返回京城述职，把孩子交由颇有私交情谊的接任官员，帮着看管照拂。如今小镇莫名其妙地失去官窑烧制资格，负责替朝廷监理窑务的督造大人，自己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，哪里还顾得上官场同僚的私生子，丢下一些银钱，就火急火燎赶往京城打点关系。

不知不觉已经沦为弃子的邻居少年，日子倒是依旧过得优哉游哉，成天带着他的贴身丫鬟，在小镇内外逛荡，一年到头游手好闲，也从来不曾为银子发过愁。

泥瓶巷家家户户的黄土院墙都很低矮，其实邻居少年完全不用踮起脚跟，就可以看到这边院子的景象，可每次跟陈平安说话，偏偏喜欢蹲在墙头上。

相比陈平安这个名字的粗浅俗气，邻居少年就要雅致许多，叫宋集薪，就连与他相依为命的婢女，也有个文绉绉的称呼，稚圭。

少女此时就站在院墙那边，她有一双杏眼，怯怯弱弱。

院门那边，有个嗓音响起，“你这婢女卖不卖？”

宋集薪愣了愣，循着声音转头望去，是个眉眼含笑的锦衣少年，站在院外，一张全然陌生的面孔。

锦衣少年身边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，面容白皙，脸 sè和蔼，轻轻眯眼打量着两座毗邻院落的少年少女。

老者的视线在陈平安一扫而过，并无停滞，但是在宋集薪和婢女身上，多有停留，笑意渐渐浓郁。

宋集薪斜眼道：“卖！怎么不卖！”

那少年微笑道：“那你说个价。”

少女瞪大眼眸，满脸匪夷所思，像一头惊慌失措的年幼麋鹿。

宋集薪翻了个白眼，伸出一根手指，晃了晃，“白银一万两！”

锦衣少年脸 sè如常，点头道：“好。”

宋集薪见那少年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，连忙改口道：“是黄金万两！”

锦衣少年嘴角翘起，道：“逗你玩的。”

宋集薪脸色阴沉。

锦衣少年不再理睬宋集薪，偏移视线，望向陈平安，“今天多亏了你，我才能买到那条鲤鱼，买回去后，我越看越欢喜，想着一定要当面跟你道一声谢，于是就让吴爷爷带我连夜来找你。”

他丢出一只沉甸甸的绣袋，抛给陈平安，笑脸灿烂道：“这是酬谢，你我就算两清了。”

陈平安刚想要说话，锦衣少年已经转身离去。

陈平安皱了皱眉头。

白天自己无意间看到有个中年人，提着只鱼篓走在大街上，捕获了一尾巴掌长短的金黄鲤鱼，它在竹篓里蹦跳得厉害，陈平安只瞥了一眼，就觉得很喜庆，于是开口询问，能不能用十文钱买下它，中年人本来只是想着犒劳犒劳自己的五脏庙，眼见有利可图，就坐地起价，狮子大开口，非要三十文钱才肯卖。囊中羞涩的陈平安哪里有这么多闲钱，又实在舍不得那条金灿灿的鲤鱼，就眼馋跟着中年人，软磨硬泡，想着把价格砍到十五文，哪怕是二十文也行，就在中年人有松口迹象的时候，锦衣少年和高大老人正好路过，他们二话不说，用五十文钱买走了鲤鱼和鱼篓，陈平安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，无可奈何。

死死盯住那对爷孙愈行愈远的背影，宋集薪收回恶狠狠的眼神后，跳下墙头，似乎记起什么，对陈平安说道：“你还记得正月里的那条四脚吗？”

陈平安点了点头。

怎么会不记得，简直就是记忆犹新。

按照这座小镇传承数百年的风俗，如果有蛇类往自家屋子钻，是好兆头，主人绝对不要将其驱逐打杀。宋集薪在正月初一的时候，坐在门槛上晒太阳，然后就有只俗称四脚蛇的小玩意儿，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往屋里窜，宋集薪一把抓住就往院子里摔出去，不曾想那条已经摔得七荤八素的四脚蛇，愈挫愈勇，一次次，把从来不信鬼神之说的宋集薪给气得不行，一怒之下就把它甩到了陈平安院子，哪里想到，宋集薪第二天就在自己床底下，看到了那条盘踞蜷缩起来的四脚蛇。

宋集薪察觉到少女扯了扯自己袖子。

少年与她心有灵犀，下意识就将已经到了嘴边的话语，重新咽回肚子。

他想说的是，那条奇丑无比的四脚蛇，最近额头上有隆起，如头顶生角。

宋集薪换了一句话说出口，“我和稚圭可能下个月就要离开这里了。”

陈平安叹了口气，“路上小心。”

宋集薪半真半假道：“有些物件我肯定搬不走，你可别趁我家没人，就肆无忌惮地偷东西。”

陈平安摇了摇头。

宋集薪蓦然哈哈大笑，用手指点了点陈平安，嬉皮笑脸道：“胆小如鼠，难怪寒门无贵子，莫说是这辈子贫贱任人欺，说不定下辈子也逃不掉。”

陈平安默不作声。

各自返回屋子，陈平安关上门，躺在坚硬的木板床上，贫寒少年闭上眼睛，小声呢喃道：“碎碎平，岁岁安，碎碎平安，岁岁平安……”

天微微亮，尚未鸡鸣，陈平安就已经起床，单薄的被褥，实在留不住热气，而且陈平安在烧瓷学徒的时候，也养成了早起晚睡的习惯。陈平安打开屋门，来到泥土松软的小院子，深呼吸一口气后，伸了个懒腰，走出院子，转头看到一个纤弱身影，弯着腰，双手拎着一木桶水，正用肩膀顶开自家院门，正是宋集薪的婢女，她应该是刚从杏花巷那边的铁锁井打水回来。

陈平安收回视线，穿街过巷，一路小跑向小镇东面，泥瓶巷在小镇西边，最东边的城门，有个人负责小镇商旅进出和夜禁巡防，平时也收取、转交一些从外边寄回来的家书，陈平安接下来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把那些信送给小镇百姓，酬劳是一封信一枚铜钱，这还是他好不容易求来的挣钱门路，陈平安已经跟那边约好，在二月二龙抬头之后，就开始接手这摊子买卖。

用宋集薪的话说就是天生穷苦命，哪怕有福气进了家门，他陈平安也兜不住留不下。宋集薪经常说一些晦涩难懂的话语，约莫是从书籍上搬来的内容，陈平安总是听不太懂，例如前两天念叨什么料峭春寒冻杀少年，陈平安就完全不明白，至于每年熬过了冬天，入春之后有段时日反而更冷，少年倒是切身体会，宋集薪说那就叫倒春寒，跟沙场上的回马枪一样厉害，所以很多人会死在这些个鬼门关上。

小镇并无城墙环绕，毕竟别说流寇匪徒，就是小偷盗贼都少有，所以名义上是城门，其实就是一排东倒西歪的老旧栅栏，马马虎虎有那么个让行人车辆通过的地方，就算是这座小镇的脸面了。

陈平安小跑路过杏花巷的时候，看到不少妇人孩子聚在铁锁井旁，水井轱辘一直在吱呀作响。

再绕过一条街，陈平安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熟悉的读书声，那里有座乡塾，是小镇几个大户人家合伙凑钱开的，教书先生是外乡人，陈平安小的时候，经常跑去躲在窗外，偷偷蹲着，竖起耳朵。那位先生虽然教书的时候极为严苛，但是对陈平安这些“蹭读书蹭蒙学”的孩子，也不呵斥拦阻，后来陈平安去了小镇外的一座龙窑做学徒，就再没有去过学塾。

再往前，陈平安路过一座石牌坊，由于牌坊楼修建有十二根石柱，当地人喜欢把它称为螃蟹牌坊，这座牌坊的真实名字，宋集薪和刘阳羨的说法很不一样，宋集薪信誓旦旦说在一本叫地方县志的老书上，称这里为大学士坊，是皇帝老爷的御赐牌坊，为了纪念历史上一位大官的文治武功。与陈平安一般土包子的刘阳羨，则说这就是螃蟹坊，咱们都喊了几百年了，没理由叫什么狗屁不通的大学士坊。刘阳羨还问宋集薪一个问题，“大学士的官帽子到底有多大，是不是比铁锁井的井口还大”，问得宋集薪满脸涨红。

此时陈平安绕着十二脚牌坊跑了一圈，每一面都有四个大字，字体古怪，显得各不相同，分别是“当仁不让”，“希言自然”，“莫向外求”和“气冲斗牛”。听宋集薪说，除了某四个字，其余三处匾额石刻，都曾被涂抹、篡改过。陈平安对这些懵懵懂懂，从未深思，当然，就算少年想要刨根问底，也是徒劳，他连宋集薪经常挂在嘴边的地方县志，到底是什么书都不知道。

过了牌坊没多远，很快就看到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，树底下，有一根不知被谁挪来此地的树干，略作劈砍后，首尾两端下边，垫着两块青石板，这截大树便被当做了简易的长凳。每年夏天的时候，小镇百姓都喜欢在这边乘凉，家境富裕的人家，长辈还会从水井里捞出一篮子的冰镇瓜果，孩子们吃饱喝足，就拉帮结派，在树荫下嬉戏打闹。

陈平安习惯了上山下水，跑到栅栏门口附近，在那座孤零零的黄泥房门口停下，心不跳气不喘。

小镇外人来往得不多，照理说，如今官窑烧制这棵摇钱树都倒了，就更加不会有新面孔。姚老头在世的时候，曾经有次喝高了，就跟陈平安和刘阳羨这些徒弟说，咱们做的是天底下独一份的官窑生意，是给皇帝陛下和皇后娘娘的御用瓷器，其他老百姓哪怕再有钱，哪怕当的官再大，胆敢沾碰，那可都是要被砍头的。那天的姚老头，精神气格外不一样。

今天陈平安望向栅栏外，却发现好些人在等着开城门，不下七八人之多，男女老少，都有。

而且都是陌生人，小镇当地百姓的进进出出，无论是去烧瓷还是做庄稼活，都很少走东门，理由很简单，小镇东门的道路延伸出去，没有什么龙窑和田地。

此时陈平安和那些外乡人，双方隔着一道木栅栏，两两相望。

那一刻，穿着自编草鞋的少年，只是有些羡慕那些人身上的厚实衣衫，肯定很暖和，能挨冻。

门外那些人，明显分作好几拨，并不是一伙人，但都望向门内的清瘦少年，大多脸 sè 漠然，偶有一两人，视线早已越过少年的身影，望向小镇更远处。

陈平安有些奇怪，难道这些人还不知道朝廷已经封禁了所有龙窑？还是说他们正因为知道真相，所以觉得有机可乘？

有个头戴古怪高冠的年轻人，身材修长，腰间悬有一块绿 sè 玉佩，他似乎等得不耐烦了，独自走出人群，就想要去推开本就无锁的栅栏大门，只是在他手指就要触碰到木门的时候，他突然猛然停下，缓缓收回手，双手负后，笑咪咪望向门内的草鞋少年，也不说话，就是笑。

陈平安的眼角余光，无意间发现年轻人身后的那些人，好像有人失望，有人玩味，有人皱眉，有人讥讽，情绪微妙，各不相同。

就在此时，一个头发乱糟糟的中年汉子猛然打开门，对着陈平安骂骂咧咧道：“小王八蛋，是不是掉钱眼里了？这么早就来催命叫魂，你赶着投胎去见你死鬼爹娘啊？！”

陈平安翻了个白眼，对这些尖酸刻薄的言语，少年并不以为意，一来生活在这座总共没几本书籍的乡野地方，如果被人骂几句就恼火，干脆找口水井跳下去得了，省心省事。二来这个看门的中年光棍，本身就是个经常被小镇百姓取笑打趣的对象，尤其是那些胆大泼辣的妇人，别说嘴上骂他，动手打他的都有不少。加上这人还极其喜欢跟穿开裆裤的小孩吹牛，比如什么老子当年在城门口，好一场厮杀，打得五六个大汉满地找牙，满地都是血，城门前整条两丈宽的道路，就跟下雨天的泥泞道路差不多！

对陈平安没好气说道：“你那点破烂事，等会儿再说。”

小镇没谁把这个家伙当回事。

但是外乡人能不能进入小镇，男人却掌握着生杀大权。

他一边走向木栅栏门，一边伸手掏着裤裆。

这个背对着陈平安的男人，打开门后，时不时跟人收取一个小绣袋，放入自己袖口，然后一一放行。

陈平安很早就让出道路，八个人大致分作五批，走向小镇，除了那个头戴高冠、腰悬绿佩的年轻人，还先后走过两个七八岁的孩子，男孩穿着一件颜 sè 喜庆的红 sè 袍子，女孩长得粉粉嫩嫩，跟上好瓷器似的。

男孩比陈平安要矮大半个脑袋，孩子跟他擦身而过的时候，张了张嘴，虽然并没有发出声响，但是有明显的口型，应该是说了两个字，充满了挑衅。

牵着男孩的中年妇人，轻轻咳嗽了一下，孩子这才稍稍收敛。

妇人男孩身后的小女孩，被一位满头霜雪的魁梧老人牵着，她转头对着陈平安说了一大串话，不忘对身前同龄人男孩指指点点。

陈平安根本听不懂女孩在说什么，不过猜得出，她是在告状。

魁梧老人斜瞥了一眼草鞋少年。

只是被人有意无意看了一眼，陈平安纯粹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。

如鼠见猫。

看到这一幕，原本叽叽喳喳像只小黄雀的小女孩，顿时没了煽风点火的兴致，转过头不再多看陈平安一眼，好像再多看一眼就会脏了她的眼睛。

少年陈平安的确没见过世面，但不等于看不懂脸 sè。

等到这行人远去，看门的汉子笑问道：“想不想知道他们说了什么？”

陈平安点头道：“想啊。”

中年光棍乐了，笑嘻嘻道：“夸你长得好看呢，全是好话。”

陈平安扯了扯嘴角，心想你当我傻啊？

汉子看破少年心思，笑得更加开心，“你要是不傻，老子能让你来送信？”

陈平安没敢反驳，生怕惹恼了这家伙，即将到手的铜钱就要飞走了。

汉子转过头，望向那些人，伸手揉着胡里拉碴的下巴，低声啧啧道：“刚才那婆娘，两条腿能夹死人啊。”

陈平安犹豫了一下，好奇问道：“那位夫人练过武？”

汉子愕然，低头看着少年，一本正经道：“你小子，是真傻。”

少年一头雾水。

他让陈平安等着，大踏步走向屋子，回来的时候，手里多了一摞信封，不厚不薄，约莫十来份，汉子递给陈平安后，问道：“傻人有傻福，好人有好报。你信不信？”

陈平安一手拿信，一手摊开手掌，眨了眨眼睛，“说好了一封信一文钱的。”

汉子恼羞成怒，将事先准备好的五枚铜钱，狠狠拍在少年手心后，大手一挥，豪气干云道：“剩下五文钱，先欠着！”

小镇不大不小，六百多户人家，镇上穷苦人家的门户，陈平安大多认得，至于家底殷实的有钱人家，门槛高，泥腿子少年可跨不进去，一些个大户扎堆的宽敞巷弄，陈平安甚至都没有踏足过，那边的街道，多铺以大块大块的青石板，下雨天，绝不会一脚踩下去泥浆四溅。那些质地极佳的青石板，经过千百年来人马路车辆的踩踏碾压，早已摩挲得光滑如镜。

卢、李、赵、宋四个姓氏，在小镇这边是大姓，乡塾就是这几家出的钱，在城外大多拥有两三座大龙窑。历任窑务督造官的官邸，就和这几户人家在一条街上。

不凑巧，陈平安今天要送的十封信，几乎全是小镇出了名的阔绰户，这也很合情合理，龙生龙凤生凤，老鼠生儿打地洞，能够寄信回家的远方游子，家世肯定不差，否则也没那底气出门远行。其中九封信，陈平安其实就去了两个地方，福鹿街和桃叶巷，当他第一次踩在大如床板的青石板上，少年有些忐忑，放缓了脚步，竟然有些自惭形秽，忍不住觉得自己的草鞋脏了街面。

陈平安送出去的第一封信，是祖上得到过一柄皇帝御赐玉如意的卢家，当少年站在门口，愈发局促不安。

有钱人家就是讲究多，卢家宅子大不说，门口还摆放两尊石狮子，等人高，气势凌人。宋集薪说这玩意儿能够避凶镇邪，陈平安根本不清楚何谓凶邪，只是很好奇等人高的狮子嘴里，好像还含着一粒圆滚滚的石球，这又是如何雕琢出来的？陈平安强忍住去触摸石球的冲动，走上台阶，扣响那个青铜狮子门首，很快就有个年轻人开门走出，一听说是来送信的，那人面无表情，用双指捻住信封一角，接过那封家书后，便转身快步走入宅子，重重关上贴有彩绘财神像的大门。

之后少年的送信过程，也是这般平淡无奇，桃叶巷街角有户名声不显的人家，开门的是个慈眉善目的矮小老人，收起信后，笑着说了句：“小伙子，辛苦了。要不要进来歇歇，喝口热水？”

少年腼腆笑了笑，摇摇头，跑着离去。

老人将那封家书轻轻放入袖子，没有着急回去宅院，抬头望向远方，视线浑浊。

最后视线，由高到低，由远及近，凝视着街道两旁的桃树，貌似老朽昏聩的老人，这才挤出一丝笑意。

老人转身离去。

没过多久，一只颜sè可爱的小黄雀停到桃树枝头，喙啄犹嫩，轻轻嘶鸣。

留到最后的那封信，陈平安需要送去给乡塾授业的教书先生，期间路过一座算命摊子，是个身穿老旧道袍的年轻道士，挺直腰杆坐镇桌后，他头戴一顶高冠，像一朵绽放的莲花。

年轻道人看到快步跑过的少年后，赶紧打招呼道：“年轻人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来抽一支签，贫道帮你算上一卦，可以帮你预知吉凶福祸。”

陈平安没有停下脚步，不过转过头，摆摆手。

道人犹不死心，身体前倾，提高嗓门，“年轻人，往日贫道替人解签，要收十文钱，今儿破个例，只收你三文钱！当然了，若是抽出了一支上签，你不妨多加一文喜钱，如果鸿运当头，是上上签，那贫道也只收你五文钱，如何？”

远处陈平安的脚步，明显停顿了一下，年轻道人已经火速起身，趁热打铁，高声道：“大早



上的，年轻人你是头位客人，贫道干脆就好人做到底，只要你坐下抽签，实不相瞒，贫道会写一些黄纸符文，可以帮你为先人祈福，积攒 yīn 德，以贫道的能耐，不敢说一定让人投个大富大贵的好胎，可要说多出一两分福报，终归是尝试一下的。”

陈平安愣了愣，将信将疑地转身返回，坐在摊子前的长凳上。

一朴素道士，一寒酸少年，两个大小穷光蛋，相对而坐。

道人笑着伸出手，示意少年拿起签筒。

陈平安犹豫不决，突然说道：“我不抽签，你只帮我写一份黄纸符文，行不行？”

在陈平安的记忆中，好像这位云游至此的年轻道爷，在小镇已经待了最少五六年，模样倒是没什么变化，对谁也都和和气气的，平时就是帮人摸骨看相、算卦抽签，偶尔也能代写家书，有意思的是，桌案上那只拥簇着一百零八支竹签的签筒，这么多年来，小镇男男女女抽签，既没有谁抽出过上上签，也没有谁从签筒摇晃出一支下签，仿佛整整一百零八签，签签中上无坏签。

所以若是逢年过节，纯粹为了讨个好彩头，小镇百姓花上十文钱，也能接受，可真遇上烦心事，肯定不会有人愿意来这里当冤大头。若说这个道士是彻头彻尾的骗子，倒也冤枉了人家，小镇就这么大，如果真只会装神弄鬼、坑蒙拐骗，早就给人撵了出去。所以说这位年轻道人的功力，肯定不在相术、解签两事上。倒是有些小病小灾，很多人喝了道人的一碗符水，很快就能痊愈，颇为灵验。

年轻道人摇头道：“贫道行事，童叟无欺，说了解签加写符一起，收你五文钱的。”

陈平安低声反驳道：“是三文钱。”

道人哈哈笑道：“万一抽出上上签，可不就是五文钱了嘛。”

陈平安下定决心，伸手去拿签筒，突然抬头问道：“道长是如何知道我身上恰好有五文钱？”

道人正襟危坐，“贫道看人福气厚薄，财运多寡，一向很准。”

陈平安想了想，拿起那只签筒。

道人微笑道：“年轻人，不要紧张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以平常心看待无常事，便是第一等万全法。”

陈平安重新将签筒放回桌上，神情郑重，问道：“道长，我把五文钱都给你，也不抽签了，只请道长将那张黄纸符文，写得比平时更好一些，行不行？”

道人笑意如常，略作思量，点头道：“可。”

桌案上，笔墨砚纸早就备好，道人仔细问过了陈平安爹娘的姓名籍贯生辰，抽出一张黄 sè 符纸，很快就写完，一气呵成。

至于写了什么，陈平安茫然不知。

搁下笔，提起那张符纸，年轻道人吹了吹墨迹，“拿回家后，人站在门槛内，将黄纸烧在门槛外，就行了。”

少年郑重其事地接过那张符纸，小心翼翼珍藏起来后，没有忘记把五枚铜钱放在桌案上，鞠躬致谢。

年轻道人挥挥手，示意少年忙自己的事情去。

陈平安撒开腿跑去送最后一封信。

道人懒洋洋靠在椅子上，瞥了眼铜钱，弯腰伸手将它们搂到身前。

就在此时，一只小巧玲珑的黄雀，从高空飞扑到桌面上，轻啄了一下某颗铜钱，很快便没了兴致，振翅远去。

“黄雀始欲衔花来，君家种桃花未开。”

道人悠悠然念完这句诗词后，故作潇洒地轻轻挥袖，叹气道：“命里八尺，莫求一丈啊。”

这一挥袖，就有两支竹签从袖子里滑落，掉在地上，道人哎呦一声，赶紧捡起来，然后鬼鬼祟祟四处张望，发现暂时无人关注这边，这才如释重负，重新将那两支竹签藏入宽松的袖口。

年轻道人咳嗽一声，板起脸，继续守株待兔，等待下一位客人。

他有些感慨，果然还是赚女子的钱，更容易一些。

其实，年轻道人袖中所藏两支竹签，一支是最上签，一支是最下签，都是用来挣大钱的。

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少年自然不清楚这些奥妙玄机，一路脚步轻盈，来到那座乡塾馆舍外，附近竹林郁郁，绿意欲滴。

陈平安放缓脚步，屋内响起中年人的醇厚嗓音，“日出有曜，羔裘如濡。”

随后便有一阵齐整清脆的稚嫩嗓音响起，“日出有曜，羔裘如濡。”

陈平安抬头望去，旭日东升，煌煌泱泱。

少年怔怔出神。

等他回过神，蒙学孩童正在摇头晃脑，按照先生的要求，娴熟背诵一段文章：“惊蛰时分，天地生发，万物始荣。夜卧早行，广步于庭，君子缓行，以便生志……”

陈平安站在学塾门口，欲言又止。

两鬓微霜的中年儒士转头望来，轻轻走出屋子。

陈平安将书信双手递出去，恭敬道：“这是先生的书信。”

一袭青衫的高大男人接过信封后，温声说道：“以后无事的时候，你可以多来这里旁听。”

陈平安有些为难，毕竟他未必真有时间来此听这位先生教书，少年不愿欺骗他。

男人笑了笑，善解人意道：“无妨，道理全在书上，做人却在书外。你去忙吧。”

陈平安松了口气，告辞离去。

少年跑出去很远后，鬼使神差地转头回望。

只见那位先生始终站在门口，身影沐浴在阳光中，远远望去，恍若神人。